

喻慧

新工笔花鸟

2018



1.8
62

喻慧

新工笔花鸟

2018



1.8
62



■喻 慧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国画院画家。

1960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。

1980年考入江苏省国画院学员班。毕业后留江苏省国画院花鸟画创作研究室工作。

1985年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国际青年年全国青年美展”并获鼓励奖，作品被江苏省美术馆收藏。

1987年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江苏省国画院十四人画展”，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

1988年参加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“北京国际水墨画展”，获优秀奖。

1989年参加“江苏百家画展”，获一等奖。参加“全国书画精英赛”，获优秀奖。

1990年参加在日本举办的“江苏省国画院展”。

1991年参加中国画研究院主办的“花鸟画邀请展”。参加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“第二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大展”，获二等奖。《喻慧花鸟画集》由荣宝斋出版。

1992年参加“第一届全国花鸟画展”。

1993年参加在伦敦举办的“首届中国画大展”。

1994年参加在南京举办的“第三届中国工笔画大展”，获三等奖。参加“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”。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中国女画家作品展”。

1995年参加在英国Browse & Darby举办的“中国八位画家作品展”。参加在北京举办的“女画家作品展”。参加“江苏省女画家美术作品展”。

1996年参加中国画研究院组织的“全国花鸟画学术研讨会”。作品被台湾“山美术馆”收藏。

1997年在伦敦Browse & Darby画廊举办的“喻慧、徐累画展”。参加“当代中国工笔画大展”，获优秀作品奖。

1998年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第四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大展”。参加“江苏省中国画展”，并获铜奖。参加在南京博物院及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美术馆举办的交流展。

■封面作品 / 黄胄雨后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4

J2

J221.8
162

一点感想

喻慧■

以文说画真是道难题。本书的编辑约我写创作工笔花鸟画的体会，我不得不回头想想自己的绘画历程。

多年来，每天从家到画室，几百米路循着惯性反反复复，单调而孤寂。

画室在紧邻石头城的一座小山上，南边不远处为龚贤故居“扫叶楼”，西边是秦淮河沿支“三叉河”。80年代初画院移址时，选了这个荒芜的地方，踞山傍水，盖起了一片苏式园林，叫做“四明山庄”。院子不大，飞檐楼阁，几曲回廊。我的画室有满墙的格花玻璃窗，朝向庭院，静得只见风动，偶闻鸟鸣。窗外，两株腊梅树，夏日荫荫暗绿，冬日满枝寒香，时常让我望得出神。稍远处太湖石圈着小池塘，一两只黑鸟掠过树影，栖息在石缝中窜出杂枝闲草上。我们搬进来已近二十年，树大了，墙旧了，在这片古朴的景致中，每天画画，不敢懈怠。

初学画的时候，有一年多时间，我用于临摹宋人花鸟画。老师说你要注重临它的气息，这样一种抽象的概念，当初是难以体验的，只知道埋头去临，千方百计摹得更像。那时，画院还寄居在南京旧总统府西花园，也是个庭院深深的处所。我们一届学员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从传统中各临一段。学习方式松散，自我要求严格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枯燥而愉快的学习，使我不仅锻炼了技法，还触摸到一种超越客观自然的审美方式。宋人那种宁静、渊深、沉稳、雅致，具

有内省精神的物质，使我受益良多，日积月累，寒暑几度。这种审美精神在不知不觉中，转化为自己内心的点点领会。

毕业之际，改革开放的窗口正值打开，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的平静被打破，我们身处眼可观六路，耳可听八方的时代，看到那么多西方现代绘画，深为它绚烂的色彩和强烈的个人意识而着迷。出于对风景直抒已见的愿望，那时我画了《解冻》等作品，这种简单的“再现”带来深度上的不满足，从自然角度直观的审美，与从古画里通过学习和训练得来的审美是有差距的，前一种是散漫、不经意的；而后者是凝视、经过提炼的。头脑中气泡般浮出的幻想，在细节表现的水面上一一破灭。想象力可以轻快地跳跃在前方，实现之手却在后面磕磕绊绊。一些看起来简单的事情，一些说起来通俗易懂的道理，要成为自己的体验和表达，却真是不容易。从实境到意境，这种转化是中国画亘古的命题，我也深知这是无法回避的规则。

宋人院体工笔画属于单纯而优雅的美，是“安乐椅式让人放松的艺术”。它以精确细腻的具体形象刻画自然万象，整体上又与诗意的表达相结合，所谓“怡悦性情”，与当时文人通过宋词传达的自然、适意、清静、淡泊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情趣有关。而在追求诗意时，更多的是对审美趣味的追求。宋代花鸟画大多取自然的一隅近景构图，单向出枝，保留主体轮廓的完整，经营空白，由此强调了“独幅画”



■掠影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4



■果熟之一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80×80cm 1997



■黑鸟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6

感，简练、内敛而紧凑。其画境的完美，几乎便是关于一个世界的独见。它并不注重背景的渲染，光阴的侵蚀给它罩上一层统一的陈旧，它超越了时间，包括季节。

中国画固有的形式孕涵了历史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，有如一部辞典，今天的我们在其中寻找词汇。既然无可选择地运用了这种语言，那么，只有遵循它的规则。我不具备犯规的天赋，无奈只有小心地保持自己的本质，寻找个人可能的丰富性，并相信“每一颗好果实都有一棵大树撑腰”。传统，正是棵根深叶茂的树。

但是，多少终究会心有不甘。在今天，这种不甘也许就是中国画发展的前提。

一幅画在我脑中形成之初，首先是一片色彩的氛围，我捂不住这四季交替、阴晴晨昏给我带来的新鲜感受。为了表达环境、色域中的花与鸟，我把视点推至中景。因此，尺幅也相应增大，并采纳西画的取景法，对自然作片断的剪裁，随意截边，让画面有种视觉上的蔓延。我一遍又遍地渲染底色，不是做旧，而是把生活中的原色，经过记忆的过滤，再呈现为纸上的色彩。色彩的变幻意味着空间上的预设，也意味着情绪的间接传达，它形成了我的第二自然。一个阶段我画了一

批欣然的绿，如：《正午》、《春分》等画；在另一些画里，让对比的颜色谐调在一个画面，底色上有暖红与冷绿的衔接，如：《野花遍地》；还有石青与土黄的谐和，如：《醉秋风》。我还尝试着用粉加颜色调出的灰色调，来统一画面，让背景和物体渐渐模糊，这种朦胧而温暖的感觉、细微的色差，非常适合盛开的花朵，如：《海棠》、《玉兰花开》。

我记不起有哪幅画源自哪种具体特定的场景，黄昏时分光阴交替那种透明的灰蒙，或是雨后清明、清澈的幽暗，分明打动过我。其实我的观察是粗糙的，只有一个笼统的气氛上的记忆，我努力捕捉这种转瞬即逝的感觉。我的表现范围也是有限的，只注意目之所及的花花草草，那些平凡朴实的景致。我宁愿被笼罩在自然中，沉思而无所想，静待“灵魂形成结晶的神秘时刻”。当人面对沙漠，仰视山崖，倾听湍流，常常是孤独的，以内心感受风景，也许永远是一个隐私，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我相信那感动经过时间的深埋，终会在某一刻被另外的感觉启动出来，渗透每一幅画里。

谈画是件吃力而不讨好的事，我不知不觉中中了圈套，煞费苦心。自己看看好像什么都没能说清楚。画画是种缘份，邂逅了它便是你的命运。

不久前，我去了趟湖南长沙，连续两次看了马王堆博物馆，被两千多年前的锦绣残片深深吸引——如皮肤般细腻的麻，像羽毛一样华丽的绫，还有在薄如烟雾的丝质上密密地满绣各式云纹，若有似无，既绚丽又脆弱，令人唏嘘而伤感，它触动了我最软弱的那根心弦。我想象着，古代妇女如何一针一针地倾诉她们内心深处轻轻的细语，伴着辛劳和岁月，平心静气地充实着自己的生命。馈赠给我们如此精美的礼物，让我不由全然地倾下心去。

工笔画在制作和心境上，与古代女红有着许多相同、谨慎、精细、寂寞、悠闲。当画稿确定之后，画家便像一个诚实而执著的劳动者，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让画面如显影般显现出来，专注手艺，不恪体力。我感谢画画这样的劳作，带来内心的慰藉和安宁。对于我来说，绘画始终是一件中肯而谦卑的事。

中国画就像是一个凝炼的魂魄，我们今天掺进时代的水分稀释着它，不知算不算新工笔花鸟画。我缓慢而不断地自我更新着，对未来依然无知而茫然。

1999年7月于南京



■山花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8



■草闲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8



果红雀鸣 / 绢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4



秋庭雨醉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4



楚天梦啼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5



春分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5



月明秋晚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7



果熟之二／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80×80cm 1997



野花遍地 / 仿古生宣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8×68cm 1997

10 ● 喻慧工笔花鸟





浮云 / 绢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x42cm 1997



日落鸟归／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7



山风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66cm 1997



海棠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66×105cm 1998



玉兰花开 /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75×140cm 1997



醉秋风 纸本、墨汁、中国画颜料、矿物颜料 92×168cm 1999